

书人茶座

读书的迂回之道

陈恬

看看周遭，如果还有成人在挑灯夜读，大多是为了应付考试或是职称考评，这类读书可谓“大功利”“大有用”。而如幼童那样对书的世界充满好奇的眼眸渐渐地在成人世界黯淡消失，明亮的只是闪烁的电子屏。乔布斯创造了一个世界，也衰落了一种文化和传统。

然而，也有不曾遭到抛弃的纸质读物，绘本等早教书籍就卖得极火。年轻的80后妈咪人手一套，试图弥补自己幼年时期精神文化涵养的不足。刚晋升为妈妈的我，也恨不得儿子三月识字，六月读文。每天给他读绘本、讲故事、唱儿歌，希望他能早点养成读书的习惯，接受美的熏陶，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儿子在8个月时对绘本稍微有翻扯的兴趣，可是一周岁学会走路之后，完全沉浸在球类运动的世界不可自拔。无论我如何柔声细语地诱导，抵不过他对球蹦来跳去的追逐。满书架的早教书籍被打入了冷宫，我这培育读书郎的一腔热情也落了空。对那些喜爱阅读的宝宝，我只有羡慕嫉妒的份。

回看我这两年的幼稚试水教育，打着“美的熏陶”的旗帜，实则仍是功利之道，把结果置于首位，用成人的选择替代了幼童真诚的内心喜好。而那些包装在精美礼盒之下的幼童书籍，脱离不了成人社会激烈竞争的内核——“成功学”。

我们总提倡什么都得趁早，可读书真是越早越好么？回想自己的求学之路，真正为自己而读书的阶段有两个，一个在幼年，有闲时有闲情，随意而读；一个是在现在，虽要兼顾工作和家庭，读书的时间少了，可更知道自己要读什么。我深深觉得，自觉读一本书胜过逼读百本书。

我想我现在仍爱读书，是源于一种自发的愧怍——某一天，在大家低头刷屏时，看到父亲拿着一本书静静地看着。这个场景今生难忘，而且时时再现。读书，不用嫉妒别人有多早，也不用羞愧自己有多晚。如果此刻你拿起一本书，就意味着打开了一个你从未经历的世界。可此书绝非是考试评职称之类的指导书，它也许会被别人冠以“无用”之名，只有你自己明白——“无用之有用”方为“大用”。

品 鉴

那一份纯美的爱

—再读《穆斯林的葬礼》

杨小娣

初读此书是大学时代，在临近甬江边的宁大，这部《穆斯林的葬礼》在同学中传阅时，年轻淳朴的心灵为之净化、升华。10多年后，再读此书，似乎觉得更加厚重迷幻，要拨开尘世的层层迷雾，才能折射出钻石般的光芒。

《穆斯林的葬礼》描述了民国至解放初期以父女俩为主线的一个家族故事，半个世纪的传奇在平行蒙太奇的结构、诗意凄美的笔触中交错延伸：玉，是父亲韩子奇，玉魔、玉殇、玉劫、玉缘、玉王、玉归、玉游、玉别串成一条线索，组成韩子奇为玉痴迷的苦涩命运以及他与梁君壁、梁冰玉两姐妹的感情纠葛；月，是女儿韩新月，月梦、月冷、月清、月恋、月明、月晦、月落、月情、月魂另成一个脉络，贯穿起韩新月近代人的生命历程以及韩新月与楚雁潮的凄美爱情。

韩子奇一生痴迷于玉，玉带给他尊荣，他也因玉彻底毁灭。为了玉，他投奔梁亦清的玉作坊，并受托与其大女儿梁君壁结婚。为了玉，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爱情，背负着责任和矛盾生活，造成了家庭与儿女的悲剧。在“文革”的冲击中，随着玉的流失，他也终于死去了。梁君壁原本纯洁如玉，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荣誉和责任，但根深蒂固的信仰束缚了她，使她不近人情地毁掉了儿子韩天星的幸福，丈夫和妹妹的背叛更让她疯狂，一个没有梦想和勇气的女人在岁月的河流里日渐庸俗，令人生厌。妹妹梁冰玉才貌绝佳，在战争的死亡阴影中和异国的土壤上萌芽生长的爱情注定是个悲剧，何况她爱的是责任和矛盾重重的姐夫。她失去了爱情、家园以及女儿韩新月后，最终领悟：女人可以失去一切，但不能失去自我。

韩新月静美如初月，她的北大老师楚雁潮才情不凡，两人共同的情感观、执着于英语翻译的事业理想，酝酿了纯净深沉的爱，但这份爱不仅受到病魔的阻隔，更因为信仰的差异坎坷无比。随着生命和故事的终结，他们的情感如玉碎月残。未能圆满的结局定格，刹那成永恒！但他们那份纯美的爱情依然穿越宗教和俗世的一切，无比动人。

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几代人的情感纠葛，世俗的烦恼，战争的苦难，时代的变迁，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最终尘埃落定、物幻人非，只有情感的浪花还在我们读者的心头奔涌。小说仿佛是一部多旋律多声部的交响乐，而对纯美爱情的歌颂是主旋律。

爱情是一只充满灵性的小鸟，信仰、责任、道德、利益与欲望都不能束缚它，它只在纯洁和美好的心灵中飞翔。爱情的本质简洁明了，就是两情相悦。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只有爱情的婚姻也不现实，名缰利锁的束缚，错误的选择，怯懦的逃避，薄弱的意志，往往蒙蔽我们的眼睛和心灵。

这部由女作家霍达创作的茅盾文学奖经典作品《穆斯林的葬礼》极富生命力，感动了中国几代读者，“呈现了最纯洁的梦想、最凄美的爱情、最痛楚的命运。”为其国际版译文作序的冰心说：“很厚的一本书，拿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很厚的一段情，读完之后，心里沉甸甸的。”

古往今来，纯美的爱情始终是人们内心真正的情感诉求，它是人类情感始发的原点和抵达的终点，也是文明高级境界的最终归宿。从诗经到梁祝，从乡野草根的相濡以沫到王侯将相的长恨未央，爱情的火焰始终燃烧蔓延着。

正如作家霍达自己所说，“追求美是人的本性，我相信人们本能地而非理智地向往纯美纯情的意境，美不必强迫人接受。”在“神马都是浮云”的网络时代，日益丰富的物质需求、多元开放的思想理念与价值观，令部分人迷失了抵达心灵的方向。但是深信人们终究愿意、也需要回归到真正的精神家园。

再读《穆斯林的葬礼》，犹如漫长雨季后洁白的栀子花，仍飘散出清新的芬芳。

三味书屋



美到极致，就是生存意志上的真正自由。阅读完安东尼·佛楼定的《作家们》，脑海里蹦出了这句话。生命要经历孤独、困顿、沉默、盲目、绝望直至死亡，灵魂才终于可以奔向彻底的美与自由。我看到了佛楼定冰冷痛苦的语言背后，支撑他的，却是凡·高创作《星空》时那般清醒神秘、赤诚迷乱的生命姿态。作为生活在语言褶皱里的我，深深地为之一震颤与感动，却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描述这种情绪。

这是一部独特而深刻的小说，曾入围2010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共分为七篇，以“后异国情调”作家为主角来对他们的生命展开赤裸的挖掘与不留一丝余地的延宕，使得七篇小文变得犹如七座永远逃不出的城堡。这些用写作来延续人生的“荒原狼”作家，也逐渐变成机械刀下那沉默的羔羊。然而，他们从未真正屈服过，他们始终是属于自己的，属于整个自由与美的世界……

我并不想机械地分解这本书的结构与

意义，只能从最感性的角度来诠释我对它的体悟。它让我想到了米兰·昆德拉的很多作品，还有黑塞的《荒原狼》，他们曾在特定的时代枷锁下，为了心中的真理与美，不得不把自己放逐到人类的边缘地带，进行迫不得已却又义无反顾的流浪。我虽不确定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手中，却能从这些被鞭挞与自我鞭挞的少数人身上，看到他们对于世界的清醒与独立。

个性的福柯曾说：“真理，从本质上说，就是西方社会的主体性的基本规则，使每个人以它做判断准则，对自身进行自我规训和自我熏陶，把自己训练成为符合整个社会需要的‘主体’，也以此衡量他人的‘主体性’。”而我们成化的过程，或许很大一部分就等于自身亦步亦趋的“主体化”。因为大多数的我们，只想活得中庸而安稳，也只能活得中庸而安稳。这并不是错，因为我们放不下束缚，还有那星火初燃便被熄灭的自我挣扎。而作者用文字为某种突破带来了一种可能性，他借用被困在牢狱中的作家琳达巫的嘴唇说：“他们的身体像有意识的唠叨的肺，他们的回忆是一部梦想集，他们的呢喃最终形成了没有特别指明作者的集体著作。他们开始反刍说着没有实现的诺言，他们发明了几个世界，其中肯定会出现惨败，正如你们所谓的真实世界里的惨败一样。”这是作者用文字给世界的子弹，一种美丽的惨败。

而就在此美丽的惨败中，呻吟也变成对无耻的权力与罪恶的咒骂，变成对生命本真自由的歌唱。作者让我几乎形象地感受到“什么是力的不同紧张之间不断拉扯的活动”，它是无形的，却冥冥中永远存在，世界上总有一批人愿意为之牺牲，他们都是勇士。作者以小说的形式创造了他们，赋予了他们至上的美的姿态，他们也因此成为作者对抗那一切的力量。

平凡人的生活里，也因有了这样的文字和这样的人物的存在，才有了不断追求美与真实的勇气。我们也会继续向前走，免得落入了那深渊般的孤独。

我并不想机械地分解这本书的结构与

意义，只能从最感性的角度来诠释我对它的体悟。它让我想到了米兰·昆德拉的很多作品，还有黑塞的《荒原狼》，他们曾在特定的时代枷锁下，为了心中的真理与美，不得不把自己放逐到人类的边缘地带，进行迫不得已却又义无反顾的流浪。我虽不确定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手中，却能从这些被鞭挞与自我鞭挞的少数人身上，看到他们对于世界的清醒与独立。

个性的福柯曾说：“真理，从本质上说，就是西方社会的主体性的基本规则，使每个人以它做判断准则，对自身进行自我规训和自我熏陶，把自己训练成为符合整个社会需要的‘主体’，也以此衡量他人的‘主体性’。”而我们成化的过程，或许很大一部分就等于自身亦步亦趋的“主体化”。因为大多数的我们，只想活得中庸而安稳，也只能活得中庸而安稳。这并不是错，因为我们放不下束缚，还有那星火初燃便被熄灭的自我挣扎。而作者用文字为某种突破带来了一种可能性，他借用被困在牢狱中的作家琳达巫的嘴唇说：“他们的身体像有意识的唠叨的肺，他们的回忆是一部梦想集，他们的呢喃最终形成了没有特别指明作者的集体著作。他们开始反刍说着没有实现的诺言，他们发明了几个世界，其中肯定会出现惨败，正如你们所谓的真实世界里的惨败一样。”这是作者